

## 笛卡尔的“创世记”

——对《谈谈方法》第五部分的一种解读

○ 朱云飞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笛卡尔在其纲领性作品《谈谈方法》第五部分中,通过对物理学的论述构建了“创世记”。以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考察线索,通过解读《谈谈方法》第五部分发现:笛卡尔的物理学不仅说明了整个宇宙的产生,而且特别提出对人的产生及其本性的认识,并以运用理性作为“真正的人”的标准。在重新确立宇宙和人的本真面目的基础上,笛卡尔的“创世记”旨在通过“真正的人”重建人间的“伊甸园”,作为人类未来的终极社会。笛卡尔的“创世记”,不仅革新了基督教的传统观念,而且预示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并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人的精神品质。

〔关键词〕物理学;创世记;理性;信仰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6.005

笛卡尔被视为西方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开创了哲学上的新时代。<sup>〔1〕</sup>1637年,笛卡尔发表了处女作《谈谈方法》。这部作品以“正确运用理性在各部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为目标,成为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纲领。《谈谈方法》既有形而上学、宗教神学和道德学说,又贯穿着科学方法和神学方法,因此展现出多种面相。在该书的第五部分,笛卡尔提出了自己的物理学。不过,与现代物理学不同,笛卡尔的物理学不仅说明自然世界的产生,而且还提出对人的产生及其本性的认识。本文根据《谈谈方法》的写作策略与基本思路,并以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为主要线索,试图考察笛卡尔的“创世记”所蕴含的复杂内容及其意图。

### 一、《谈谈方法》的写作策略与基本思路

笛卡尔面临的是一个宗教信仰至上的时代,思想领域奉行的仍旧是中世纪

---

作者简介:朱云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古典学博士后,研究方向:西方近代哲学、古典学。

的经院哲学。《谈谈方法》以“正确运用理性”为指导，势必触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因而，笛卡尔的物理学问题作为全书的第五部分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与理性和信仰产生错综复杂的关联。在处理这些相互关联的内容时，笛卡尔非常讲究写作策略。因此，在解读《谈谈方法》第五部分之前，应当先理解笛卡尔在全书中的写作策略与基本思路。

1634年，笛卡尔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谈到伽利略受迫害时说：“我的愿望是：我得生活在安宁之中，继续我已经开始的生活，需要将座右铭‘谁隐藏得好，谁才生活得好’作为我的策略。”<sup>[2]</sup>这种“隐藏”策略直接影响到《谈谈方法》的写作。《谈谈方法》的开篇即已指出，“就连最忠实的史书，如果不歪曲、不夸张史实以求动听，至少总要略去细微末节，因而不能尽如原貌”。<sup>[3]</sup>这意味着《谈谈方法》采用了传记的方式，必会有所“隐藏”。针对这种“隐藏”，笛卡尔说“我愿意乘这个机会请求后人注意，凡是未经我亲自发表的东西，千万不要听信道听途说，以为是我说出来的”，<sup>[4]</sup>并要求“读完经典里明白说出的东西还不满足，又想出许多难题，要在字里行间搜索，找出祖师爷没有说的、甚至根本没有想到的解读”。<sup>[5]</sup>通过这种“隐藏”策略所指导的写作，笛卡尔试图保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平衡。在《谈谈方法》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将遵守“临时行为规范”与宗教信仰统一起来；另一个方面则是将“寻找可靠的方法”“哲学的第一原理”与“上帝的存在”关联起来。因而，《谈谈方法》展现出一副温和、暧昧的外表。

针对实际行动，笛卡尔制定了“临时行为规范”。这种“临时行为规范”共分为三条，其中第一条明确地要求：

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神保佑从小就领受的宗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围最聪明的人为榜样，遵奉他们在实践上一致接受的那些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极端的意见，来约束自己。<sup>[6]</sup>

这就意味笛卡尔意识到理性思考对宗教带来的影响，进而要求自身在实际行动上遵守宗教，而不是与宗教相抵触。这种做法的动机，笛卡尔予以明确指出：“当我受到理性的驱使、在判断上持犹疑态度的时候，为了不致于在行动上犹疑不决，为了今后还能十分幸运地活着，我给自己定下了一套临时行为规范。”<sup>[7]</sup>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临时行为规范”针对的仅仅是实际行动，而不是理性思考。也就是说，笛卡尔将理性思考与实际行动区分开来。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他对“临时行为规范”作了限制：这种规范并非自始至终存在，而只是属于“临时”性质；尤其就第一条“行为规范”而言，虽然申明要笃守宗教，但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遵奉的“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极端的意见”，言下之意则是不遵奉极端意见。何为极端意见？笛卡尔以略带含混的表述，解释说，“我特别认为属于偏激的是各种限制我们某项自由的诺言。”<sup>[8]</sup>这里的含混就在于所谓的“某项自由”，笛卡尔没有以他惯常使用的简洁明了的言语直接说明，而是通过举例的方式表明，如果曾经赞成的某件事情变了样，那就不应当违背良知依然说这件事情是好的。这里，他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就是，可以根据良知或者理性改变自己

思想,即理性的自由,这就是“某项自由”的实质所在。可见,笛卡尔所制定的“临时行为规范”以遵守宗教为第一位,要求实际行动与宗教信仰相统一,同时又为理性思考保留自由,从而维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平衡。

另一方面,在理性思考领域,笛卡尔没有将“寻找可靠的方法”孤立起来,而是将其与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结合起来。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摆明了自己的目的:“我的打算只不过是力求改造我自己的思想,在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基地上从事建筑。”<sup>[9]</sup>为此,他原本一开始计划将自己一向相信的那些意见一扫而空,然后换上好的意见,或者用理性校正后再收回来。这种做法很快被笛卡尔自身所纠正:

我甚至于宁愿先付出充分的时间为自己所要从事的工作拟出草案,为认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寻找可靠的方法,而不一开始就大刀阔斧把过去未经理性指引潜入我心的一切意见完全抛弃。<sup>[10]</sup>

为什么笛卡尔要做这样的纠正?原因非常明确:要清除未经理性指引的错误意见,应当先“寻找可靠的方法”,即需要以“可靠的方法”为指导。“寻找可靠的方法”就是《谈谈方法》的标题所说的“在各门学问里寻找真理的方法”。笛卡尔为“寻求可靠的方法”制定了四条规则,其中第一条就是:

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sup>[11]</sup>

然而,这种“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无法怀疑的东西”,被当成真的,这是凭什么来保证的?如果用笛卡尔的话表达,那就是“一个命题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是真实可靠的”<sup>[12]</sup>。笛卡尔将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中,笛卡尔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并“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原理”<sup>[13]</sup>。这个原理就是通常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甚至认为:“‘我想,所以我是’这一认识,是第一号最确定的认识,任何一个有条有理地进行哲学推理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的。”<sup>[14]</sup>它之所以是真理,笛卡尔认为,“无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必须是,才能想。”<sup>[15]</sup>黑格尔曾进一步申言:“我思维,这个思维就直接包含着我的存在;他(即笛卡尔)说这是一切哲学的绝对基础。存在的规定是在我的‘我’中;这个结合本身是第一要义。作为存在的思维,以及作为思维的存在,就是我的确认,就是‘我’。这就是著名的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sup>[16]</sup>这个“哲学的第一原理”,就是笛卡尔曾考虑过的一切学问在哲学中所取到的“本原”。正是根据这个“哲学的第一原理”,“寻找可靠的方法”的第一条规则获得了确认。换言之,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为“寻找可靠的方法”的第一条规则提供了基础。但是,笛卡尔并没有因此抛开当时的基督教神学,反而沿用了当时的宗教神学关于上帝之完满性的观念。通过这种上帝之完满性的观念,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所导致的“怀疑”进行了限制,进而用完满的上帝为所谓

的“我”所具有的一切提供来源，<sup>[17]</sup>更为重要的是，为“我”拥有的一切观念，包括“那些关于天、地、光、热之类成千上万个东西的思想”以及“一些关于可以感觉到的、有形体的东西的观念”提供真实性的保障，以避免不加限制的彻底的“怀疑”所造成的疯狂。应当注意到，这些观念所指向的对象正是笛卡尔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因此，可以说，笛卡尔利用上帝之完满性的观念为“寻找可靠的方法”在物理学领域中的运用提供了信仰上的护卫和支持。

## 二、物理学版的“创世记”：自然世界和人的产生

按照笛卡尔的说明，《谈谈方法》“第五部分，是他研究过的一系列物理学问题，特别是对于心脏运动以及其他医学方面难题的解释，还有我们的灵魂与禽兽的灵魂的区别。”<sup>[18]</sup>这一部分包含的内容就是笛卡尔所构想的物理学。对于这些内容，笛卡尔极为重视，并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许多有用、非常重要的真理，胜过我从前学过的一切，甚至超过我从前希望学习到的一切”。<sup>[19]</sup>

笛卡尔提出自己的物理学的方式非常特别：参照《圣经·创世记》的描述，重述自己的著作，以此来说明自然世界和人的产生过程。笛卡尔的重述活动，共有两次。两次重述都是基于同一背景：他要为自己曾写过的一本未发表的论著写内容提要，“那本书的论述对象是各种物质性的东西的本性。”<sup>[20]</sup>这里所说的论著是指《论世界》。如果说《圣经》提供了上帝版的“创世记”，那么可以说笛卡尔构建了一种物理学版的“创世记”。

不过，笛卡尔的两次重述有所不同：相较而言，第一次重述在形式上更接近《圣经·创世记》的描述，内容也更为简略，为便于理解，引用如下：

我的论述里也无法包罗我的全部思想，所以我只用较大的篇幅表达我对光的理解，然后附带讲一讲太阳和恒星，因为光几乎全部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再讲一讲天宇，因为它是传导光的；再讲一讲行星、彗星和地球，因为它们反射光的；再讲一讲地球上的各种物体，因为它们有的是有色的，有的是透明的，有的是发光的；最后讲一讲人，因为他是这些东西的观察者。<sup>[21]</sup>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笛卡尔的第一次重述分为六个步骤，大致参照了《圣经·创世记》关于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世界的顺序：<sup>[22]</sup>第一天以光的产生为开始，第六天以人的诞生为结束，中间则是天宇、星辰、地球的产生；当然，这与圣经的记载还不完全吻合。这种形式上的对应，无法掩盖两者实质上的不同：笛卡尔的重述完全以“光”为线索讲述宇宙的产生，而《圣经》则是以上帝为线索。《创世记》所描述的上帝与光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消失不见了。可见，笛卡尔论述的重心已经指向物质方面，而有意忽略了上帝。

笛卡尔大概意识到第一次重述明显没有提到上帝所造成的影响，于是又作了第二次重述。笛卡尔对第二次重述的方式作了重大的改变：

为了把这一切往背阴的地方挪挪，以便比较自由地说出我自己的判断，而不必对学者们所接受的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我甚至于决定抛开我们这

个世界,也就是说,假定现在神在想像的空间里某个地方创造出一团物质,足够构成这个世界,再把这团物质的各部分乱七八糟地搅合在一起,混淆得跟诗人所能设想的一样,然后不再做别的事情,只是向自然界提供通常的协助,让它遵照他所建立的规律活动,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sup>[23]</sup>

第二次重述的方式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虽然这次重述出现了“神”,但是整个重述披上了“假定”的外衣,故意造成不是论述现实世界的印象,因而避开了《圣经》和第一次重述的束缚;第二,笛卡尔开始根据“寻求真理的方法”来考察“看看会发生什么”,不过“寻求真理的方法”的第一条规则所要求的“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无法怀疑的东西”,究竟是“神”还是“物质”,尚未明确。

笛卡尔的第二次重述对宇宙产生的说明,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演进性的宇宙观。<sup>[24]</sup>在进行具体说明时,笛卡尔将宇宙分为自然世界和人这两大部分进行。第二次重述共分为七个步骤,前六个步骤主要分析的是自然世界的产生,第七个步骤则是论述人的问题。整个重述的起点即第一个步骤,是笛卡尔所说的“于是我就首先描述这个物质”。问题在于:“这个物质”仍然是一种“假定”吗?笛卡尔的回答非常明确:除了神和灵魂的本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像物质的本性“那样清楚”“那样容易了解”;不仅如此,而且“其中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灵魂本来就认识的,谁也不能假装不知道”。<sup>[25]</sup>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的怀疑都无法否认,所以不是“假定”;更进一步的推论是:即使“假定”的神不存在,物质的本性也依然存在。这完全符合笛卡尔制定的规则:“凡是我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sup>[26]</sup>因此,“这个物质”就是“寻求真理的方法”的第一条规则所要求的“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无法怀疑的东西”。由此,笛卡尔遵循“寻求真理的方法”按次序思考了后续的步骤。

笛卡尔对自然世界产生的论述以物质为起点,终结于对地球的描述。在论述过程中,笛卡尔几乎完全脱离《圣经》的轨道,不再按照《圣经·创世记》说明自然世界产生时的次序,并且切断了上帝与自然世界的产生之间直接的关联。在紧接着物质之后,笛卡尔依次说明了自然规律、天宇、光,然后说明天宇和星球的质地、位置、运动和各種性质,第六个步骤再次回到对地球的论述上。在这六个步骤的论述中,笛卡尔对抗《圣经》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圣经·创世记》开篇宣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sup>[27]</sup>如此重要的光,在笛卡尔的描述中,却屈居于物质和自然规律之后,而且笛卡尔还明确地说“我发现除了星球之外世界上只有火产生光”,言下之意就是,在地球上火产生光,而不是上帝创造光。在说明地球的情况时,笛卡尔着重指明“虽然我已经明确设定神并没有把重量放进地球的物质,地球上的各部分仍然丝毫不差地引向地心”,<sup>[28]</sup>并且认为潮汐、洋流、山脉、海洋与河流等能在地球上自然形成。也就是说,地球上的这些现象完全与神无关,也不取决于神,这几乎是在公然反驳《圣经·约伯记》的论调。问题在于:这些论述真的如笛卡尔所说,只是一种“假定的”情况吗?在第五个步骤,在说明“那些天宇和星球的质地、运动和各種性质”之后,笛卡尔坦承,我们这

个真实世界上的天宇和星球应当与“假定”的那个世界上的“一模一样”。显然，这是一种采用了笛卡尔的“隐藏”策略的修辞性说法，变相地暗示这个“假定”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因而笛卡尔没有像他自身所说的那样“抛开我们这个世界”，始终关心的都是他的物理学所揭示的现实世界，而不是神创的世界。

与现代的物理学不同，笛卡尔的物理学包括人的问题，而且人的问题还是其中论述的重点。在前面六个步骤之后，笛卡尔在第七步骤专门说明了人的问题，这是否表明：在笛卡尔的物理学中，人与自然世界根本不同呢？在第五部分的开头，笛卡尔“大胆地说”，自己“摸索出了若干规律，它们是由神牢牢地树立在自然界的，神又把它们的概念深深地印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所以我们经过充分反省之后就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严格遵守这些规律”<sup>[29]</sup>。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笛卡尔认为人与自然世界遵循相同的规律，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世界属于由相同规律所维系的一体。进一步的推论就是，人并不具有高于自然世界的精神品级。而按照《圣经·创世记》的描述，人的产生乃是上帝创世活动的高峰，人独具上帝所赋予的“形象”，即人拥有某种“神性”，所以人高于自然万物。《圣经》中的这种观念几乎被笛卡尔一笔抹去。那么，笛卡尔所描述的演进性的宇宙也就不具有精神上的等级秩序。

笛卡尔对人的问题的论述，以这样的叙述开头：“描述了无生命的物体和植物之后，我就进而描述动物，特别是人。”<sup>[30]</sup> 无需辨析，就会明白，笛卡尔把人归属于动物，将《圣经》所强调的具有“神性”的人拉回到动物之中——人身上的“神性”光辉被彻底消除。由此，笛卡尔在进行描述时，将人与动物近乎一视同仁。然而，笛卡尔意识到了人和动物不同于“无生命的物体和植物”，因而主张“不能用上面的格式来讲”。<sup>[31]</sup> 那么，笛卡尔采取的是何种方式呢？在此，笛卡尔的论述再一次按照“寻求真理的方法”所制定的第一条规则，先从“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即人的身体开始：“我姑且假定神造了一个人的身体。”<sup>[32]</sup> 在说明人的身体的机能时，笛卡尔的论述表明了两个论点：一个是，身体的材料就是自然世界的“物质”，在这个“物质”里面没有理性灵魂和生长灵魂或者感觉灵魂。理性灵魂和生长灵魂一直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从亚里士多德继承而来的灵魂观的核心内容，却被笛卡尔剥离出去了。另一个论点是，笛卡尔将人的身体的机能与动物身体的机能相提并论，并且通过解释心脏、动脉和元气的运动来说明身体的机能遵守“机械学的规律”。其结果就是：不仅人的肢体的动作，而且基于人的身体所产生的感觉活动和感性意识，都遵循“机械学的规律”，都属于机械运动，甚至“没有意志指挥也能动作”。<sup>[33]</sup> 于是，笛卡尔顺理成章地说：“所以我们把这个身体看成一台神造的机器。”<sup>[34]</sup> 因此，就身体方面而言，这位一向奉行“隐藏”策略的哲学家被尼采视为“第一次敢于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将动物理解为机器，人也不例外，同样也是机器。<sup>[35]</sup>

然而，除了身体的机能之外，人还有“不能因此在那个身体里找到什么依靠思想的、纯粹属于我们的机能”。<sup>[36]</sup> 按照笛卡尔的理解，“我思故我在”以及“寻求

真理”就有赖于这个“依靠思想的、纯粹属于我们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实质就是理性思考的能力。为此，笛卡尔将在说明身体问题时被剥离的“理性灵魂”重新迎回来：“后来我假定神创造了理性灵魂”，也就是说，利用这种“假定”来保障这种理性思考的机能；并且为了反对将这种机能理解为来源于物质的“无神论”错误，笛卡尔进一步主张：“它显然应当是神创造出来的”，<sup>[37]</sup> 这表明笛卡尔试图借助于宗教信仰来维护他视若珍宝的理性。

通过“理性灵魂”，笛卡尔在“人的问题”之中又引出了所谓的“真正的人”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真正的人”与人的区别是什么？按照笛卡尔的说法，作为“真正的人”的标准是通过与像人的机器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使用语言”向别人表达思想、“依靠理性行事”，而人与动物也依据这两个标准得以区别开来。这两个标准归根结底就是：运用理性。笛卡尔仿效柏拉图对人性的构成部分所作的分析，提出“真正的人”的构成部分：“理性灵魂”和身体以及两者的结合所产生的肢体运动和情感、欲望。基督教所宣扬的人的自由意志在“真正的人”之中消失殆尽，几乎不占据什么位置。“真正的人”以“理性灵魂”为统帅，运用理性而不是依靠自由意志来指挥、控制身体和肢体的运动以及情感、欲望。因此，“真正的人”才不同于动物，并脱离了动物之列，同时也脱离了人的行列。可是，“真正的人”能有几何？终究是少数。笛卡尔所隐藏的意思是：人虽然具有理性灵魂，但如果不能运用理性，而是听命于情感、欲望，放任肢体的运动，其本性就如同动物的本性那样“根本没有理性”；在灵魂方面，这样的人必将仍然与动物同列，都归属于机器，实质上就是没有灵魂，因而也没有自由意志。因此，笛卡尔的第二次重述所论述的从物质到人的产生没有形成等级秩序，只有在“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确立了品级的差别。这个观念所指向的对象及其带来的冲击、危险，笛卡尔心知肚明。所以，在第五部分的结尾，笛卡尔出于道德性的动机，加固了传统宗教信仰所修筑的“灵魂不死”的堤坝，来抚慰人心：

可是此外还有一种错误，最能使不坚定的人离开道德正路，就是以为禽兽的灵魂跟我们的灵魂本性相同，因而以为我们跟苍蝇、蚂蚁一样，对身后的事情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反过来，知道我们的灵魂跟禽兽的灵魂大不相同，也就更加明白地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灵魂具有一种完全不依赖身体的本性，因而决不会与身体同死；然后，既然看不到什么别的原因使它毁灭，也就很自然地由此得出结论，断定它是不会死的了。<sup>[38]</sup>

### 三、笛卡尔的意图：重建人间的“伊甸园”

在一本“谈谈方法”的著作中，笛卡尔通过重述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物理学，意欲何为？笛卡尔十分清楚自己“在物理方面获得了一些普遍的看法、并且适用于各种难题的时候，我立即看出这些看法用途很广，跟流行的原理大不相同”，<sup>[39]</sup> 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与基督教信仰和经院哲学关于宇宙的看法根本不同，那么为了不致于造成激烈的冲突，笛卡尔必须为自己行为的目的提供正当性

的证明。其结果是，笛卡尔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理由：

因此我认为，如果秘而不宣，那就严重地违犯了社会公律，不是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人人谋福利了。<sup>[40]</sup>

笛卡尔所说的这种道德理由有些含混，初看起来与基督教所提倡的道德原则、尤其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的原则并不相悖。这种道德理由是笛卡尔对外的公开说明。然而，在进一步解释的过程中，笛卡尔逐渐表现出背离的倾向：

因为这些看法使我见到，我们有可能取得一些对人生非常有用的知识，我们可以撇开经院中讲授的那种思辨哲学，凭着这些看法发现一种实践哲学，把火、水、空气、星辰、天宇以及周围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认识得一清二楚，就像熟知什么工匠做什么活一样，然后就可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这些力量，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了。<sup>[41]</sup>

在此，笛卡尔表露了一个内在的目的：“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很显然，这个想法不是来自基督教，更像是继承培根的思想。基督教所要求的“谋福利”指向的是彼岸的天堂，追求的是人们对灵魂的关怀。笛卡尔扭转了这个方向，将“谋福利”指向“支配自然界”，“自然界”当然不是基督教所向往的彼岸的天堂，而是现实的物质世界，即基督教所谓的尘世。反过来说，基督教所鄙弃的尘世却成为笛卡尔的寄托之所在。通过“支配自然界”，笛卡尔历数了各种人们可以享受的实际“福利”：

我们可以指望的，不仅是数不清的技术，使我们毫不费力地享受地球上的各种矿产、各种便利，最主要的是保护健康。健康当然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种幸福，也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基础，因为人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身体器官的气质和状况的。<sup>[42]</sup>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笛卡尔更进一步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向尘世中人们可以享受的实际“福利”，并且营造了一种新的观念：幸福基于身体“健康”，在于享受实际“福利”，包括通过技术享受“各种矿产、各种便利”。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格外关注“健康”，认为“最主要的是保护健康。健康当然是人生最重要的幸福，也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基础”。基督教所追求的灵魂救赎以及古典哲学所向往的精神健康和完善，在笛卡尔这里均被身体“健康”所取代。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究其根源就是笛卡尔对人的本性的理解。笛卡尔不仅重视身体“健康”，还寄希望于将来“甚至可以免除衰老，延年益寿”。基督教孜孜以求的天堂中的“永生”，被笛卡尔置换成尘世中“免除衰老”的身体“健康”。这表明，笛卡尔在将人对天堂的向往转变成对尘世的爱之后，最终集中于享受实际“福利”。

因此，笛卡尔的“创世记”绝非仅仅是为了说明宇宙的产生。《谈谈方法》全书经常出现笛卡尔喜爱使用的一个比喻：建筑，比如建房子、建城市。可以试想一个问题：笛卡尔通过自己的物理学要建什么呢？根据他所表露的内在目的来看，可以说，笛卡尔还要以物理学为基础为人类建设未来的终极社会。这个终极社会，就其性质而言，如同《圣经·创世记》所描述的伊甸园。不过，笛卡尔所要



建设的“伊甸园”，不是存在于上帝的天堂，而是扎根于物质世界。在基督教信仰的观念中，人要重回失去的伊甸园，必须依靠的是上帝，那么，笛卡尔依靠什么来重建“伊甸园”呢？虽然问题的答案笛卡尔并未言明，但是根据其思想的线索来判断的话，只有依靠“真正的人”才能完成这项伟大的重建事业，需要的是运用理性，而不是期待上帝的恩典。

#### 四、结 语

笛卡尔的“创世记”，革新了基督教的传统观念。他不再以上帝为中心考察宇宙，而是以物质作为宇宙的本原，剥离了基督教的粉饰，试图恢复自然世界和人的本真面目。笛卡尔否定了宇宙的等级秩序，并且将动物理解为机器，甚至把人拉回到动物之列，取消了自由意志在人性中的推动作用。在抹去人的“神性”光环之后，笛卡尔将无上的尊荣赋予了“运用理性”：只有“运用理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通过“真正的人”，他期望在人间重建“伊甸园”作为人类未来的终极社会。可以说，笛卡尔的“创世记”预示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并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人的精神品质。

#### 注释：

[1][1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3、77页。

[2]René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Essays and correspondence*, ed. by Roger Ariew,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0, p.44.

[3][4][5][6][7][8][9][10][11][12][13][15][18][19][20][21][23][25][26][28][29][30][31][32][33][34][36][37][38][39][40][41][42][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54、55、19、19、20、13、15、16、16、27、28、2、34、35、35、36、29、36、34、37、37、38、44、44、38、46、47、49、49、49、49页。

[14]René 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 I, trans. by 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 Dugald Murdo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5.

[17]按照笛卡尔的理解，“我”的存在是不需要以上帝为条件的。在《哲学原理》中他明确指出：“我们很容易猜想，没有神和天堂，也没有形体，我们没有手或者脚，甚至没有身体，但是我们不能设想进行思维的我们不存在。”（René 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 I, trans. by 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 Dugald Murdo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4—195.）

[22]Michael Davis: *Ancient Traged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Carbondal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86, pp.75—77.

[24][美]郎佩特：《尼采与现时代》，李致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27]《圣经·创世记》（和合本）第1章第3节。

[35][德]尼采：《敌基督者》，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